

(香港)

雪米莉

# 女酋长



# 女酋长

(香港) 雪米莉

作家出版社

## 女酋长

---

作 者：雪米莉 著

责任编辑：赵惠中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 刷：西安新华印刷厂

经 销：山西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97千字

印 张：9.25

版 次：198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73-X/I·272

定 价：3.2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内容简介

小说描写了菲律宾一庄园主被杀之后，他那对美妙绝伦的女儿悲惨地落入从事国际人口贩卖的黑社会集团，从此和一批不幸的菲律宾少女一起，踏上了无比艰辛曲折的人生之途。

以特警队长恩科莱为首的菲律宾警方与惨无人性的罪犯们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搏斗，不惜远征拉美和联邦德国，恩科莱所心爱的姑娘也丧生于黑手党徒之手。

作者对两个女主角作了复杂精彩的刻画，姐姐伊洛梅尔温柔善良，她被日本国际人贩子卖给心性变态的联邦德国药商，几经摧残折磨，虽在警方和妹妹伊达的营救下可以逃脱苦难，但屈辱羞耻迫使她走上了绝路。妹妹伊达刚强聪慧，她被海盗古菲作为欺诈财宝的礼物，奉献给居住在丛林深处的马库赫部落年轻酋长为妻，她勇敢地接受了朴实的原始部落生活，在海盗残杀了丈夫之后，她奋身而起，成为统治部落的女酋长，带领部落勇士配合警方剿灭海盗，与英武果敢的特警队长恩科莱建立了真切深厚的感情。可是，已深深坠入情网的伊达和恩科莱，一个作为女酋长要回到她的部落去，一个作为新任警察局长要留在马尼拉，爱情和各自选定的生活目标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本书故事曲折纷繁，处处惊心动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 第一章

奎松城有名的庄园主巴克基达有两种宠物——田地和女人。

可他随心所欲把玩了半生的宠物正被无数双热辣辣的眼光窥视，大有掠夺之势，弄得他心神不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科斯总统的铁腕和伊斯梅达尔第一夫人的笑靥上。

然而，大马尼拉的混乱已持续了几个月，整个菲律宾群岛都在太平洋的风暴里飘摇。

“嗤！”他向袒胸露怀依偎在他肥硕的肚皮上的三个宠妾一歪嘴巴，“就是西松的新人民军又怎么样？有枪有炮，还不照样被我们一律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阿基诺夫人算什么？”

“一个家庭妇女。”他宠爱的小妾碧娘讨好地接嘴，同时熟练地将纤纤素手悄悄伸向他的大腿。另两个一直在向他施放媚色的小妾怨恨地向碧娘瞪眼睛，可那妖艳十足的小女人根本不理。

碧娘是那种知道自己在男人眼中心里地位的女人。也是那种能让男人迷恋又能戏弄男人的女人。

在她进入这座首都卫城有名的大地主后宅之前，五十二

岁的巴克基达由于纵欲过度，有时要靠服食犀牛角粉及羚羊鬃丸混合而成的春药，但是在以一万五千美金的代价把碧娘从一位阿拉曼风流石油富翁手里“转让”给巴克基达以后，一切都改观了。

碧娘是头女妖，他赏识她对男人所施展的妖术。

巴克基达在奎松市里开有三家豪华大饭店，一座超级商场，在滨临蓝色马尼拉湾的甲米地有一家著名东南亚的椰干厂。他是八打雁制药厂的董事之一。

他是棉兰老岛的山地泰加洛人，待人凶狠奸诈，毫不隐讳对首都市民的嫉妒和厌恶。他靠什么发迹谁也不知道，只能回忆起十多年前，一辆破旧的美军吉普发疯般地开进奎松城，走下了这个叫巴克基达的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拥有了一片肥沃田地，还把在“阿丽莎”酒吧当侍女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弄进了庄园。

他的发妻是具美丽的木偶，小城市民极少看到她的尊容。她是一个传说，很美丽很感伤。五年前她死于心脏病，遗下两个美伦美奂的女儿。市民们为巴克基达拥有这般绝妙的女儿诅咒过上帝，责怪上帝把这样的幸福降临于一个恶棍，体谅上帝的人说这也许是上帝打盹时的产物，实在是个大遗憾。

当然，庄园里稍会动脑筋的人都一清二楚，巴克基达的木偶妻子对丈夫荒淫无度公开纳妾娶小终于无法忍受，女豪杰般地服下一百九十二粒安眠药，含恨离世的。

五天后的星期一下午，科·阿基诺夫人在马尼拉市上百万群众的声援下，靠倒戈的军队全力支持，由菲律宾国民议

会议员米特拉通过国家电台宣布：以反对党领导人阿基诺夫人为总统，劳雷尔为副总统的新政府已经组成。陪同她的有左右国家局势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个是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一个是副总参谋长菲德尔·拉莫斯。

科·阿基诺的宣誓就职仪式在菲律宾俱乐部举行，电视台转播了这激动人心的典礼的全过程。欢呼声响彻马尼拉市和全国大大小小七千二百个岛屿。

两小时后，气急败坏的马科斯也在马拉卡南宫宣誓就职，并宣布阿基诺夫人的宣誓无效。可是，连当选副总统和原来的总理都没出席，这使病魔缠身的老总统伤心透了。典礼结束，他与夫人走上阳台向支持者讲话，还与伊斯梅达尔合唱了一曲《因为你》，整个庆典充满了悲凉气氛。

美国发挥了大国作用，支持的砝码倒向阿基诺夫人的“人民权力运动”。在美国权威人士的劝说和安排下，伤心已透大势已去的马科斯只好同意出国逃亡。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九点，四架“愉快的绿色巨人”式直升机降落在总统府院子里，把心力交瘁的马科斯和家人接到了克拉克空军基地，结束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寡头政治。

二十五日晚九点零五分，载有马科斯一伙的专机翘首飞离菲律宾，飞往关岛再向夏威夷。昔日的一国首脑和第一夫人从此浪迹天涯，故国难回家乡难归。

一场新旧政权的更迭，似乎终于在免于内战的不流血群众运动中完成，这在当今世界是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政权交替中形成的暂时无秩序状态，使旧党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与广大庶民的潜在冲突，一夜之间突升为表面的流血斗争。

就在马科斯夫妇仓惶出国这天夜里。

高悬于南太平洋上空的月亮把银辉洒在棕榈、椰树和巴克基达庄园的草坪和游泳池上。

这是适于寻欢作乐的美好夜晚，可偏偏出现了大煞风景的革命。他妈的，巴克基达真想骂人。

巴克基达仰望着嵌花屋顶和华丽的水晶大吊灯，浑身乏力，神思恍惚。一丝不祥的预感掠过他的脑际，既然大权在握的总统都可以被穷百姓随便废黜，那他一个大马尼拉市会议员，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庄园主，不是更没有安全保障吗？

“来人啊！”他神经质地大叫。

随着话音，碧娘轻轻软软摇进淫靡之气充盈的房间，不管他任何时候招呼，第一个进来的总是半裸着身子的小妖女。这也是她讨人喜欢的地方。

“把我的盐末儿拿来。”

他总爱戏谑地称委内瑞拉大麻为“盐末”。人不可一日缺盐，巴克基达不可一日缺委内瑞拉大麻，特别是在这些烦恼袭扰的日子里，女人和大麻成了他打发日子的两剂妙药。

摸透他心思的碧娘扭出一个舞步，变戏法般地呈上一只饰有红绿宝石的精致铝盒。打开盒盖是一层锡铂纸，揭开那层银白色的纸片，便是已加工成粉末状白中带灰的大麻面了。

“来啊！一齐都来！”

嗅了大麻面的巴克基达兴奋地大叫一声。

七名年轻女人飘然而入，她们随时等候在隔壁房间供他使唤。能同时与主人嬉戏，是少有的恩宠。但这也预示着可



能会有暴风骤雨般的虐待，这段日子饱受政治风潮侵扰的庄园主有些发疯了。不过总比让碧娘独自伴着他欢度良宵，而让七名热血少妇长夜苦捱要快活百倍。委内瑞拉大麻比一般大麻效力强猛三四倍，巴克基达喜欢借着吸毒后的快感冲动用皮鞭和拳头狠揍除碧娘以外的全部少妇，直将她们白皙如绸的肉体打得乌痕斑斑处处见红，又象条狗一样伸长舌头去舔那些血痕，弄得她们又叫喊又呻吟才快意地罢手。随后是柔情蜜意地抚爱，是项链、耳环的分发赠予。

“来呀小娘儿们，一人吸一次！”

“谢谢主人。”七名少妇各谄媚态，轮流捧着宝石铝盒贪婪地吸毒。有毒素制幻和麻痹，她们才能在虐待中寻求快感。

巴克基达忽然窜起身子，把一个肤色黧黑性味十足的女郎扑倒在地毯上，双手卡住她的脖子，两眼闪射疹人的冷光：

“小婊子！你如果在飞机上碰见阿基诺夫人那臭娘儿们，怎么办？”

“用眼光蔑视她……”吓坏了的女郎颤抖着回答，主人的脸部犹如一头要嘶咬人的野兽般狰狞可怕。

“啪！”巴克基达一个巴掌在她脸上打出五根指印。又指着另一位嘴唇宽大性感、鼻梁端正挺直的欧亚混血儿，

“你呢？”

“我要在她那自以为高贵的脸上吐满唾味！”

巴克基达一声冷笑，半轻半重地在她丰满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其他五个女人都畏缩慌张，有的迫不及待地吸大麻面，

想在麻醉中寻求解脱。

“要是我，”在一旁搔首弄姿的碧娘不問自答，她想看这群小娘儿们受苦，又想展示自己讨好男人的才华。“我就在身后用手枪抵住她的脑门，我说‘美人儿，我喜欢你这狗×的！’然后扣动枪机。”

“你敢？”巴克基达霍地转身对着她。

“哼，我敢象三年前一个名叫加尔曼的勇士在马尼拉机场的飞机舷梯上，用手枪杀死她的丈夫，著名的贝尼尼奥·阿基诺博士那样！”

“哈哈！”巴克基达从嘴上拔下吸了一大口的混有大麻末的烟卷，递到碧娘唇边，“哈哈，除了伊斯梅达尔夫人，你是菲律宾第二个伟大的女性，我的嫩鸡，我的小亲亲……”

委内瑞拉大麻的药力开始发作，巴克基达除了想作爱以外，什么都不去想了。

他一手揪一个女人。哦，盐末儿！不但是有名的助春药，还是非凡的忘忧草。什么马科斯！什么伊斯梅达尔！什么科·阿基诺夫人！统统滚他妈的蛋！

午夜两点，在庄园大门守卫室里值班的旺南和塞万斯听到有人敲门。

“谁？”塞万斯抓起自动手枪喝问。

“我呀……”一个娇滴滴的女声飘过来，如果声音能用数的刻度标示的话，那它的主人一定是不超过十八岁的黄花闺女。

“哪来的？”

旺南和塞万斯是忠耿警觉的守卫，他们同时掀开了手枪

的保险。

“马尼拉。”

“干什么？”

“哼！我叔叔是八打雁制药厂的宾朋副董事长，他叫我来找巴克基达先生，马尼拉出大事啦！”

马尼拉的动乱使两个守卫又高兴又慌张，这日子他们也似乎期待许久了。要不是事情紧急，一个单身女子会半夜抵达奎松城郊的巴克基达庄园吗？

旺南打开铁门上的窥视窗，果然，一个衣著华丽的年轻女人身披月光，亭亭玉立。

塞万斯咽下一口唾沫，打了那道小门。

一刹那，那小女人象幽灵一样飘逝而去。象从簇簇椰树和夜来香花丛里冒出来的，百多名手持原始武器的人呼啦啦一涌就进了门。

旺南还没反应过来手枪就被人打掉了，胸上又被人砍了一刀，连声都没吭就软软地滑在铁门下。塞万斯举枪想打，可一道白光闪过，他的脑袋稀里糊涂叫人砸碎了。

人们高声呐喊，挥舞器械，掀亮电筒。他们在草坪上兵分几路，每一路做向导的，都是庄园里的花匠、厨娘、水暖工甚至司机、保镖。

只用了一刻钟，巴克基达和他的一群宠妾被抓到了游泳池边的草坪上。

不知谁在离他不远的电控室里扳动了开关，池边数十盏水银灯华焰齐放，环池而建的带状喷水池内泉水高颺。假如没有凶神恶煞的带枪带刀者在池边耀武扬威，这完全是平常庄园里喜庆典礼和大宴宾客的豪华景象。

听到骚乱声，巴克基达已躲避不及，他只好面对冲进他宽大卧室的陌生大汉笑脸相迎，企图先作缓兵之计，谁知领头那人不吃这一套，一只力敌万钧的手臂向他的左脸颊搥来，他的鼻梁“咔嚓”一声就断了，在他痛苦哀嚎的同时，围观的人却哈哈大笑。

巴克基达此刻满脸血迹，左眼青肿，蹒伏在草地上，象一只落入猎网无可奈何的孟加拉虎。

“我现在郑重宣布，”一个身材单薄矮小但目光炯炯的男人说，“人民权力运动奎松分部的临时法庭，现在对巴克基达进行权威性审判。”

“我有……律师，你们让我……”

巴克基达不顾羞耻，竟站起来叫喊。立即有人冲去朝他肥白臀部猛地一踢，迫使他倒伏在草丛里。

“闭住你的狗嘴！”小个男人厌恶地打断巴克基达，高傲地昂起头颅，“人民不承认旧法庭的律师，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现在我问你——”

“慢着！”一个人从远处的西班牙风格小楼——也就是巴克基达女儿的住房疾速跑来。

此人生得鹰眼高鼻，胸肌发达，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但行动着的身躯敏捷得如一个运动学校的在校生。

“什么事？你是谁？”审判巴克基达的小个子问。

“老狗！你把两个女儿藏到哪儿去啦？”

那人并不理会小个子男人，好象他也是人民革命的某个代表或权威似的。

受惊的巴克基达强撑起半边身子，近乎哀叫：“她俩在马尼拉大学住读，一个月都难得回奎松一次呢。先生，你放

过她们……我……”

来人用右手两指端起巴克基达的下巴，玩弄几下，笑声使人毛骨悚然：“有人告诉我们，两个月前，马尼拉开始混乱，你就阻止姐妹俩去读书，担心她们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狗东西，你心疼你的马科斯主子啊，是不是？”

“说啊！赶快向人民革命法庭讲出她们的下落！”那瘦个子也跟着怒吼起来。

巴克基达血污肮脏的脸孔微微抽搐着，低声咕噜：“她们，她们上星期到棉兰老岛的哥达巴都她姨妈家去了……”

“妈的，专挑这种时候走亲戚？”那人抽着烟问道。

“先生，我实在不想让姑娘们看见这里的动乱。”

那人狞笑着慢慢拿下烟头，凑近巴克基达青肿的左眼，一下揪下去。

响起微弱的啞啦啦声，同时是一声中箭老狼般的嚎叫。

“老公狗，你的仆人带我们到你女儿的卧室去过，被窝还是热的。如果你想和我——马尼拉大名鼎鼎的索贡斯塔开玩笑，你妈妈还少教了你两手。”

又是一帮人拥入草坪，他们是新从庄园大门里涌入的，人数至少有三四百。谁也弄不清他们的身份，是来自马尼拉还是奎松。一进庄园，他们就窜入各个小楼、各个房间大肆搜掠东西。此刻又将先前代表人民权利运动的一伙人冲散了，谁也无法控制庄园内混乱不堪的局势。

汽车房起火了，一辆日产丰田豪华轿车在燃烧。

高级的巴黎皮箱正被人从楼房窗口扔下，有人接住迅速往外运送。

什么地方响起女人尖锐凄切的呼叫声，好象有人在强暴



她。

巴克基达捂住眼眶轻声哀嚎，他身边的八个女人蹒跚成团，嘤嘤哭泣。她们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只觉得羞辱难堪，她们乖乖地任色狼玩弄的黄色新闻很快会传遍整个奎松城。

巴克基达到底见过世面，但两个宝贝女儿不能随他遭殃。那生命实在太美丽太娇嫩了。他庆幸自己的老谋深算。女儿们所居小楼的卧室旁边，有个装有机关门的暗室，除了他和早已去世的爸爸，以及爸爸的爸爸，没人知道。

任何动乱年代，总是泥沙与洪流俱下，良莠混长，巴克基达凭直觉知道这个规律，于是他在三个月前将暗室的秘密传给了女儿伊洛梅尔和伊洛伊达。看来他的预见生效了，两个女儿一定是听到大门口的混乱声一传来，就钻进了卧室旁的暗门。他真想在前额际划十字，祈祷上帝的福光降于女儿们身上。

索贡斯塔又阴冷地笑起来，巴克基达不知他还会玩什么新花样。

“你！”索贡斯塔突然一指周围八个赤身无遮的女人，“你们和老狗作乐！”

女人们停住哭泣，下意识地用手掌掩住裸胸，呆呆地望着那凶狠的男人。

“听懂了吗？臭婊子们，快！”见没人动作，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喂，你想干什么？”瘦个子男人企图恢复自己的权威，他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早有十来个剽悍的男人叉腰亮出胸脯，齐声喝道：“你要干什么？”

瘦个子男人知道这帮壮汉都是索贡斯塔的帮手。虽说强龙难斗地头蛇，可有时地头蛇也不敌强龙，何况索贡斯塔一伙以残暴凶狠闻名于大马尼拉，弄不好会闹出大惨祸。他识趣地和自己的人撤离了游泳池。

“喂，平常这老狗最宠你们中的哪个？”索贡斯塔厉声问。

女人们不约而同把眼光投向碧娘，她正眼泪巴巴地抚摸巴克基达被揍扁的鼻梁。

索贡斯塔命令其他姑娘退开。“你上，”他向碧娘龇龇牙，将沾有鲜血的匕首不经意地敲击自己的手心。“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我不希望如此美丽的小母鹿身体上会少了些美丽的零件。”

碧娘只好当着无数双色迷迷的眼睛开始跳沙漠舞。

起先她还带有恐惧和忧怨，但这女人是舞蹈之精灵，才两分钟她已进入自己创造的境界，完全忘了是在为自己的主人还是革命暴徒们表演。

她的身体从头部开始，随着击掌和踏脚的激烈节奏，雪白的肉体一波一波地颤动，逐渐及颈、及胸、及腰胯、髋部、大腿以至脚尖。她围绕着趴在地上的巴克基达跳着，到高潮处红唇里含糊地用阿拉伯语奔放地倾吐着热情的言辞。她的两只丰腴挺拔的乳房似会说话的小鸟，活泼泼地跳荡着，撩人眼目地飞翔着，传递着神秘的情场暗号。她的臀部变幻着绝妙的角度，造型生动，引人遐想。

巴克基达先俯首低头，固执地不去看她。但碧娘舞蹈着的身体产生的磁场振动了他，他抬起完好的右眼，追踪着她雪白多汁的身体。那几乎消失的性欲竟然又在他身上起了反

应，他的嘴唇半张，呼吸浊重而慌乱。在内心狠狠咒骂自己，却无济于事。

“停！”索贡斯塔适时地喝道，立即把匕首递给碧娘，“去把他那讨厌的玩艺儿割下来，老子就放了你。”

围观的男人们拍手狂笑，“对啊，小娘儿们，把他那玩艺儿割下来！上啊！”

碧娘停止旋转，看了一眼带血的匕首，惊叫着丢下了。

“妈的！”索贡斯塔一脚踢在她屁股上，自己拾起匕首一个箭步跳到巴克基达身边，“说出你女儿的藏匿地！快说！”

巴克基达看着寒光闪闪的匕首，眼里滑过一道惊恐的悲凉。他横下心来，坚决地、让人不易察觉地摇摇头。

索贡斯塔一刀下去。

“啊呀——”这是一声被毁灭的肉体发出的嘶叫。

“说不说！”索贡斯塔不再假笑，他怒目圆睁，颈上青筋乱暴，“要不老子一刀送你下地狱！”

“快看，那座小楼房起火啦！”有人高呼。

索贡斯塔回头一看，心里叫声“不好”，起火那座小楼正是两位小姐卧房所在。她们是他从马尼拉赶来的全部目标，如同寻宝者要寻找的两颗宝石。

他暗暗估计巴克基达的女儿肯定藏在不为外人所知的什么暗室里，但混乱中如此一放火，不是要将她俩活活烧死吗？

这样的结局，可不是索贡斯塔的主人所喜欢的。

“他妈的！”索贡斯塔诅咒一声，“你再不说，你女儿

就会死于烈火！”

巴克基达从剧痛的晕眩里睁开右眼，忽然仇恨地怒骂：“就是烧死，也不落入你这魔鬼的手里！”

暴怒的壮汉一刀扎下去，直感到那冷冷的钢片抵住了巴克基达左胸肋骨，又使劲一转，才拔出刀子。

“这个女人归我啦！”

索贡斯塔一把揪过碧娘，而善于应变的女人也顺势滑入他的怀里。

这又象一声命令，在游泳池边围观的几十个形形色色的男子，如洪水决堤一样涌向七个肉体裸露的小女人。顷刻之间，七团如花似玉的少妇之躯被黑色浪潮吞没了。

浓烟呛进暗室以后，十九岁的伊洛梅尔和十七岁的伊洛伊达紧紧拥抱作一团。

先前的事发生得太突然，听到有零乱恐怖的脚步声向她们在二楼的卧室冲来时，姐姐伊梅下意识地拉着只穿了睡衣的妹妹伊达跳下床，揪下了南墙壁灯后一个暗钮，墙壁顿时撕开半人高两尺宽的缝。她们钻了进去，小钢门自动关上了，暗室里亮起一盏只有十五瓦的干电池灯，可以看清陈设齐全而华丽的室内景象。

“到底出了什么事？姐姐，庄园里这样混乱……”伊达问。

“不知道……”伊梅沉思着回答，“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比如说在大学里同学们议论的……人民革命、民主自由……说不定什么也没出，狂乱一会儿就会过去……”伊梅尽管吓得浑身颤抖，还不忘宽慰妹妹。